

【刀剑系列】一剑悬肝胆

下

一剑悬肝胆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58
9
3
72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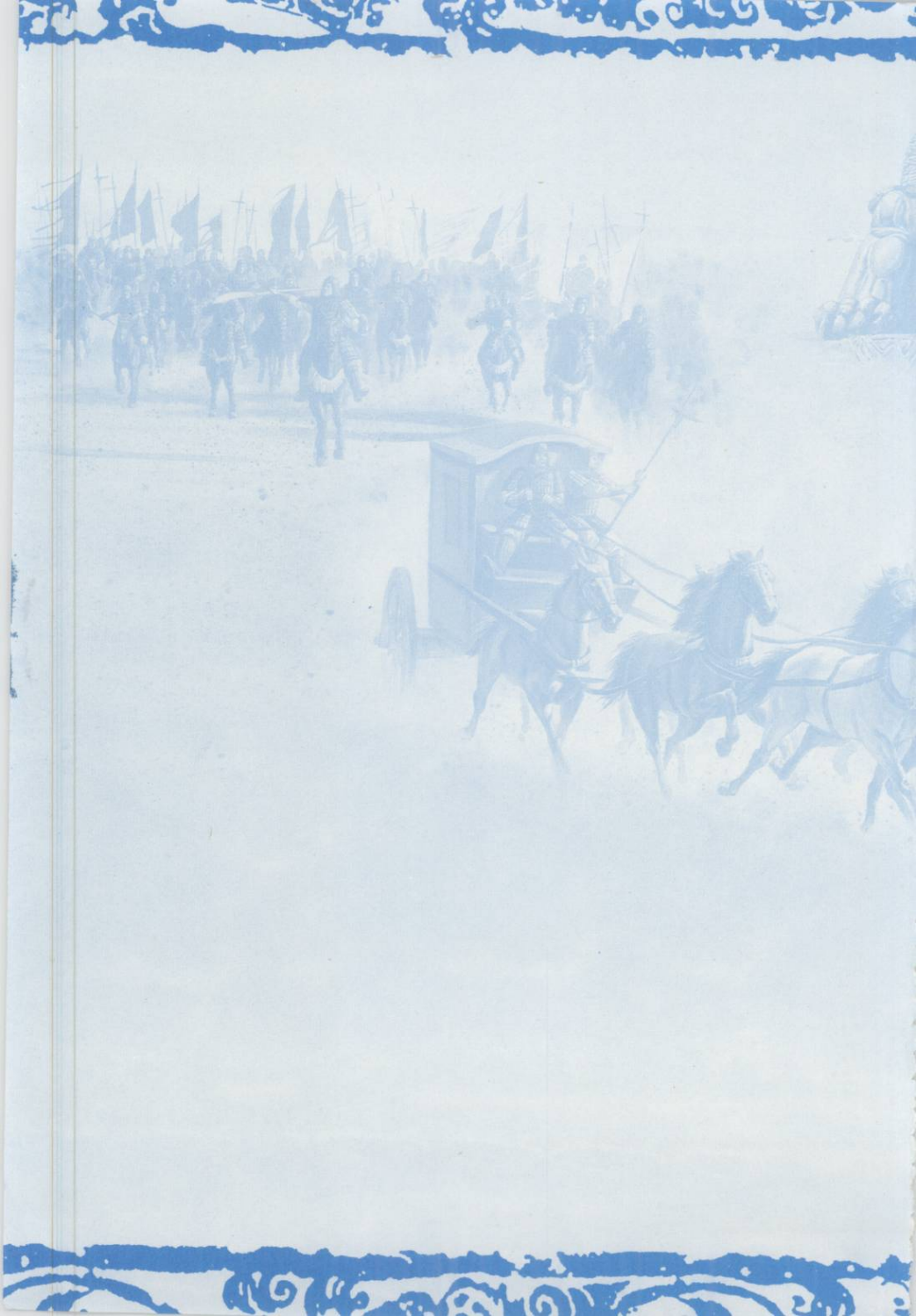
一剑悬肝胆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刀劍系列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一剑悬肝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下)



慕容美武侠小说作品集

刀 剑 系 列

一剑悬肝胆

十八刀客

解语剑

七星剑

江 湖 系 列

英雄泪

黑白道

风云榜

天杀星

诗 情 系 列

烛影摇红

留春谷

一品红

翠楼吟

秋水芙蓉

门 派 系 列

祭剑台

无名镇

血 堡

恩 仇 系 列

怒马香车

关洛少年游

公侯将相录

不了恩怨不了情

金 字 系 列

金龙宝典

金笔春秋

金步摇

第三十一章 大战将至

令狐平正忖度间，只听那男人又道：“要收拾这几名奇士堡的奇士，只是早晚之间的事，倒不必忙在一时。我现在想知道的，却是另一件事！”

令狐平暗骂道：“奶奶的，好大的口气，真不怕闪了舌头！”

花大娘道：“哦？另外一件什么事？”

那男人道：“就是这厮为什么会在太原突然出现？”

花大娘道：“你昨天不是说，他忽然出现太原，很可能跟这儿的龙虎分舵中人集体中毒有关吗？”

那男人道：“是的，我现在要知道的，就是这厮使用此一手段的目的是何在！”

花大娘道：“你想他的目的何在？”

那男人道：“我刚才在路上已经想了很久，龙虎分舵中的这批角色，应该不会使这厮发生兴趣，即使这厮看不顺眼，也不会这样客气。所以，我推敲再三，结果猜想这厮很可能是为了想借此引诱某一个人出面！”

花大娘道：“谁？”

那男人道：“谈笑书生尤胜唐！”

令狐平暗暗吃惊。他没有想到这人不但一身武功不俗，心思竟亦如此细密。他怎会想到这一方面去呢？

令狐平也跟着退回原来的地方，以原先之姿势躺好，静候那

两个叫“小铃”和“小芳”的少女前来为他“带路”走出这片地腹。

不一会，脚步声去而复返。

只听花大娘有气无力地道：“好了！你们两个丫头，快去后面收拾了那个老家伙，我们娘儿几个也好回金陵去了。”

原来这女人是从金陵来的？

难道这女人竟是金陵八步追魂花公达的女儿？如果这女人真是花公达的女儿，那么她一身武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花公达的女儿又怎会……

令狐平正思忖间，两个丫头已从甬道中走来，他只好暂时去除杂念。以免露出破绽。

两个丫头也懒得再为他解开穴道，将他抬起来便跑。

走在前面的小芳，口中不停嘀咕：“今年这个年，过得真没意思，才来了没有几天，马上又要走。”

小铃似乎老成些，始终没有接口。

小芳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又说道：“别的没有落得着，死人却埋了两个，我将来长大了，就是做老姑奶奶，也绝不嫁这种人！”

丫头口中说着，双手握力突然加紧，令狐平知道快要升出地面，横竖两个丫头心神不属，便悄悄的睁开了眼皮。

他猜得一点不错。

上面已有阳光照射进来，走出洞口，正是古塔的背面。

令狐平不再客气，腰身一挺，手足并用，一推一蹬之下，两个丫头同时滚翻出去，连惊叫也没有来得及发一声。

他知道两个丫头中，小铃比较泼辣，小芳胆小话多，要想加以盘问，自以后者为宜。

于是，他先点上了小铃的穴道，然后以足尖踩着小芳的一条手臂，低声威吓着道：“要命的就别嚷！”

那丫头吓呆了，哪还嚷得出来？

令狐平寒脸沉声接着道：“你们两个听着，我只问你们两件事，你若是照实回答了，老夫便饶你丫头一命，否则休怪老夫心狠手辣。现在，你快告诉老夫，刚才那男人是谁？你们这位娘娘又是谁？”

那丫头颤抖着回答道：“我们娘娘……是……是……是……金陵花府……花公达花老爷……的……的……第三千金。那……那……那男人……婢子……则……则……不知道……是……是哪里来的。”

令狐平佯喝道：“胡说！”

那丫头颤声求告道：“老丈饶命，婢子说的……全是……实情。婢子进府……才……才……三年，只去年……娘娘……来……来……来过一次太原。平时在府中，我们娘娘……从来……不……不……不许提这些，所以这男人是谁，婢子……共计只……见过两次，婢子……确……确……确实不知道他是谁。”

令狐平又指着被点了穴道的小铃道：“这丫头她知道不知道？”

那丫头微喘着摇头道：“一样……不……不……不知道。”

令狐平看出这丫头说的不像是假话，知道再逼问下去，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又出手点了丫头的穴道，转身回到城内。

令狐平去到丐帮分舵时，葫芦叟乐九公和丙寅奇士正在走廊上下棋。

两人不知道因何事起了争执，只见葫芦叟高高举起一条手臂，红着面孔，大声嚷道：“不行，不行，这一子怎能让你吃？”

丙寅奇士抬头道：“说过不许悔棋，怎么又悔棋，怎么又悔了？”

葫芦叟瞪眼道：“笑话！谁悔棋了？”

丙寅奇士道：“放下去又拿起来，不叫悔棋叫什么？”

葫芦叟道：“你下了没有？”

丙寅奇士道：“我下子不下子，那是我的事，下棋是一人走一手，你走过了，就轮到，我考虑考虑怎么个吃法不行吗？”

葫芦叟道：“你考虑我也要考虑！”

丙寅奇士道：“这就叫悔棋！”

葫芦叟忽然将盘面一搅，沉脸道：“你这样赖皮，不跟你下了！”

丙寅奇士一咦道：“我赖皮？”

葫芦叟道：“当然是你赖皮了，从下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别的不说，就论年龄，老夫也比你大得多……”

丙寅奇士道：“这跟年龄又有什么关系？”

葫芦叟道：“算了，横竖说了你也不懂。”

丙寅奇士道：“的确难懂，不只是我不懂，恐怕这世上谁也懂不了你这番小道理。怎么样，要不要重来一盘？”

葫芦叟大喜道：“来来来，当然来，谁还怕了你不成？这一次话说在前头，咱们可谁也不准悔棋！”

令狐平笑着走过去道：“两位换个地方，到里面去下如何？”

葫芦叟闻声回头，高兴地道：“好好，你小子来得正好，正好做个见证，看老夫杀臭棋！”

丙寅奇士则已听出令狐平话中之意，当下立刻站起身来，示意令狐平走进厢房。

入房坐定之后，令狐平长话短说，简单扼要的将古塔中之见闻复述了一遍。

葫芦叟的一双水泡眼，不住眨动，听完问道：“那厮现在是不是来了这里？”

令狐平道：“这很难说，晚辈如今赶来，便是想使两位知道这件事。同时好有一个准备，如果这厮不离开太原，一定还有花样在后面。”

丙寅奇士偏脸沉吟，一直没有开口。

这时忽然抬头问道：“你想这人是谁？”

令狐平怔了怔道：“谁？”

丙寅奇士点点头，自语似的说道：“如果上官某人猜想的不错，这厮很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都想知道，而又不容易见得着的一个人……”

令狐平脱口失声道：“龙虎帮主！”

葫芦叟差点跳了起来道：“谁？龙虎帮主？”

丙寅奇士缓缓接着道：“阿平说对了，这厮十之八九可能就是那位龙虎帮主！”

葫芦叟想了想，忽然摇头道：“不对，不对！”

丙寅奇士注目道：“哪一点不对？”

葫芦叟连连摇头道：“不对的理由太多太多了！”

丙寅奇士道：“试举例如何？”

葫芦叟屈指指头道：“第一，这厮如果是龙虎帮主，他到太原来，首先就该先到分舵，以便分舵派出人手，保卫他的安全。”

丙寅奇士道：“还有呢？”

葫芦叟又屈了一个指头道：“其次，这厮如果是龙虎帮主，那姓花的女人不会不知道，而那女人却将该帮一名蓝衣护法也给杀了。”

丙寅奇士道：“还有没有？”

葫芦叟又屈了一个指头道：“再其次，那姓花的女人明知道毒太岁游志弘是谈笑追魂尤胜唐的徒弟，同时也知道谈笑追魂尤胜唐是龙虎帮的全才堂主，却吝于区区几十两银子，一定要有抵

押品，才肯贷与赌本，且严限三天取赎，这岂不是笑话吗？”

丙寅奇士道：“还有没有？”

葫芦叟翻着眼皮道：“有这三点还不够？你又有什么理由认定这厮是龙虎帮主？”

丙寅奇士道：“你老儿这三点理由，严格说来，全部不能成立。”

葫芦叟冒火道：“你……”

丙寅奇士道：“你且听我把话说完，再辩驳不迟。”

葫芦叟道：“你说！”

丙寅奇士道：“一句话便可以说完，那是因为这厮根本不愿别人知道他来了太原，以及他就是龙虎帮主！”

他顿了一下，又道：“在这厮心目中，区区一名蓝衣护法又算得什么？你不是听阿平说，几个老魔头为了观察他的身手，连一名黄衣护法，都拿来当了祭品？”

葫芦叟道：“就算老夫的理由不能成立，那么，你再说说你的理由看，你又凭什么认为这厮是龙虎帮主呢？”

丙寅奇士道：“也只要一句话，便可以说完！”

葫芦叟道：“一句什么话？”

丙寅奇士道：“就是这厮说过的一句话：‘要收拾这几名奇士堡的奇士，只是早晚之间的事！’”葫芦叟没有再开口。

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服气，但他一时之间却想不出，除了一个龙虎帮主，尚有何人敢有这等大口气？

令狐平点头道：“是的，上官叔叔这番推断，阿平完全相信。当时，阿平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实在就该想到这厮是谁才对。”

葫芦叟似乎突然又想起了什么，眨着水泡眼道：“依你们说，这厮既然就是龙虎帮主，他连奇士堡都不放在眼里，难道他还会是一个怕老婆的人物？”

丙寅奇士道：“这不能一概而论。”

葫芦叟道：“这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话，老夫听不懂。”

丙寅奇士道：“上官某人意思是说，这厮顾忌他那个大老婆，其中显然另有原因，而不像一般人之惧内……”

葫芦叟道：“老夫还是听不懂！”

丙寅奇士道：“就得明白一点，他并不是真正的怕了他那个大老婆，而是那个大老婆目前尚有利用之价值！”

葫芦叟似乎还没有听懂。

丙寅奇士忽向令狐平道：“龙虎帮中，目前谁最得势？”

令狐平道：“花脸阎罗宰父桧，一名锦衣护法。”

丙寅奇士点头道：“那么，上官某人敢进一步猜想，这厮的那位押寨夫人，很可能也姓宰父！”

令狐平“啊”了一声道：“不错，这厮当时确曾提到这一点，他说令他头痛的，除了那个恶婆娘，还有她的哥哥……”

葫芦叟又问道：“那么，这厮要那姓花的女人，再等到今年秋天，又是什么意思？”

丙寅奇士笑道：“等到今年秋天，将那女人由小星扶为正室啊！”

葫芦叟道：“这个老夫当然知道。老夫意思是说，这厮既然需要他那个大老婆，以及他那个被封为锦衣护法的大舅子，作为他称霸武林的辅佐，就算是等到了今年的秋天，他又怎能摆得脱这对兄妹？”

丙寅奇士道：“关于这一点，在阿平提及时，上官某人已经想过了。”

葫芦叟道：“你认为只是这厮应付那女人的一种借口？”

丙寅奇士道：“不是借口。”

葫芦叟道：“何以见得？”

丙寅奇士道：“因为话是由这厮自动说出来的，那女人显然未有催逼他的意思。”

葫芦叟道：“那么，到了秋天之后，这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丙寅奇士道：“只要这厮下定决心，这并不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

葫芦叟道：“将这对兄妹狠心除去？”

丙寅奇士道：“这是惟一的方法，也是最简明的方法。”

葫芦叟眨着眼皮道：“到了秋天，这厮难道就不需要这对兄妹作为他的臂助了吗？”

丙寅奇士点头道：“是的，这无疑这厮的如意算盘，他大概认为到了那时候，奇士堡一定会被他消灭，霸业一旦如愿完成，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葫芦叟轻哼道：“做梦！”

令狐平望了望天色，说道：“阿平得回去了，两位这几天请多多小心，这厮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奇士堡的四奇士，如今他知道上官叔叔已经来了太原，说什么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下棋最易误事，最好少下几盘。”

葫芦叟瞪眼道：“胡说……”

令狐平笑道：“晚辈只说少下几盘而已，其实比下棋更能误事的事，晚辈还没有说出来呢！”

葫芦叟瞪眼一哦道：“什么事？”

令狐平笑道：“贪杯。”

葫芦叟大吼一声道：“你小子骨头大概是作痒了！”

跳起身来，伸手便向令狐平当胸一把抓去！

令狐平当然早就有准备，他不待老酒鬼五爪抓至，朗声一笑，身形一起，人已箭一般掠出房门。

丙寅奇士笑道：“你老儿还是省点气力吧？阿平一身轻功，系属上官某所亲传，连上官某都奈何他不得，你想抓他，岂非徒劳？”

令狐平回到龙虎分舵，看到那位分舵主瞎眼判官苏光祖正在后院中督促一千分舵弟子练把式，不由得大感惊奇。他离开分舵。才不过半日光景，这些帮徒所中之毒，难道已经好了不成？

他停下脚步，又瞧了一会儿，方发觉原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些帮徒，仍然一个个脸色青白如故，有几个龇牙咧嘴，汗流如豆，甚至连百把斤的石锁，都举不起来。

令狐平看了，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怜。

那位分舵主瞎眼判官苏光祖，亦不例外。令狐平已经走到他身后不足五步之处，他居然都没有觉察。

令狐平轻轻咳了一声，他才像吓了一跳似的，仓皇地转过头来。

令狐平手一指道：“这是怎么回事？大伙儿病体尚未康复，你干嘛忽然想到要他们练起这些来？”

瞎眼判官苏光祖四下望一眼，低声道：“这不是卑属的意思。”

令狐平微微一愕道：“那么是谁的意思？”

瞎眼判官悄悄说道：“总舵刚才来了一位密使，卑属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看出他在总舵中，身份一定很高……”

令狐平道：“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瞎眼判官道：“因为回春郎中钱护法对他非常尊敬，几乎比对护座您还要尊敬。”

令狐平当然知道来的这位所谓“密使”就是“龙虎帮主”。

当下点了点头，又问道：“这位密使怎么说？”

瞎眼判官道：“他说太原分舵，是所有分舵中，最糟的一个分舵，闲散松弛，暮气沉沉，实在太不像话……”

令狐平插口道：“钱护法难道没有告诉他，兄弟们都中了毒，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瞎眼判官道：“钱护法当然提到了这一点。可是，这位密使却说：‘中的什么毒？既然一个个都中了毒，为什么还能活得好好的？哼！我看不是吃喝得太舒服，给懒出来的才怪！’”

令狐平道：“后来呢？”

瞎眼判官道：“后来，没有多久，这位密使就走了，钱护法也跟着走了。”

令狐平道：“两人有没有为本座留下什么话？”

瞎眼判官道：“钱护法说：‘他有事须立即回总舵一趟，三五日内，当可再来，关于密使来舵之事，除了护座之外，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令狐平又朝那些帮徒望了一眼道：“所以你就想到要这些兄弟练练身体？”

瞎眼判官道：“是的。”

令狐平手一摆道：“叫他们停下来，去后面歇着，那位密使再来，自有本座代为解释，看了他们这种架式，实在叫人恶心。”

瞎眼判官道：“是！”

随即传下命令，吩咐那些帮徒歇手解散。

令狐平回到自己的房间，命侍候他的那名帮徒，升起火盆，泡来香茗，然后关上房门，躺到炕上，一边瞑目养神，一边静静思索。

对于即将来临的一场血战，他该怎样应付？

这位神秘的龙虎帮主忽然出现太原，本来只是男女间的私事，但如今多了一个丙寅奇士，情形就不同了。

回春郎中钱山涛受命返回遮马谷龙虎总舵，无疑是为了调兵遣将。

哪几个魔头会应召而来呢？

依他之猜想，十之八九，准是无量三翁！

四奇士的性格，他知道得最清楚；不论遇上什么危难，从不回避或退缩。

如今他既然知道龙虎帮主来了太原，并且知道对方正在打他的主意，他当然会留在太原等待。

假如来的真是无量三翁，双方实力比较起来，又如何呢？

丙寅奇士对付三翁之一，自是绰绰有余，但葫芦叟则显非任何一翁之敌；两者之间，以长补短，大约可以敌住三翁中的两翁。

如果连他也算进去，双方勉强可以扯平。

那么，那位龙虎帮主，又将交给谁人，何况要来的，也许还不止是无量三翁这三个老魔头！

令狐平想到这里，不由有点焦急起来。

武林中正邪之决斗，情形往往如此。正派人士总是分散各处，遇事无法集中力量，邪派进行一项阴谋，则经常是倾巢而出！

要如果四奇士今天都在太原，区区无量三翁，又何足惧？

令狐平轻轻叹了一口气，抛开念头，没有再想下去。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去的，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黎明时分。

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不管白天多么劳累，他都会在这个时刻醒来，正好赶在日出之前，温习一遍内功心诀。

可是，他今天醒来之后，却突然感到有点异样。

这几年来，他在外表上尽管佯狂不羁，但对于自己的健康，